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
14



文庫11
D /
14

010190547669

楊忠愍公集卷首

世祖章皇帝御製表忠錄序

自古賢臣正士効力王家率授命致身捐生赴義跡其所遭若無厚卒然而時過論定聲稱振揚迄於代遠風遙流徽彌茂流連曩迹如邁其人是以孟軻有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間者莫不興起也夫當其矢心靖獻奮不顧軀豈逆覩後人美歎靡窮哉獨以浩然之氣成特立之操內無懼心外無慙德而已顧竭志盡忠者人臣之誼善善惡惡者大道之公循省往哲愛結於中誠有不能自己者也朕萬幾之暇紬繹載籍每覽忠孝節義之事未嘗不反覆三致意焉至明史嘉靖年間有直臣楊繼盛者以諫死於戲賢哉觀其効仇鸞嚴嵩二疏凜凜乎烈丈夫矣夫尊爵厚祿握權當軸者何可勝

道然當時則榮沒則已焉甚或遺穢蒙嗤爲世昭鑒去
繼盛奚翅霄壤哉使繼盛獲遇明主庸其言顯其身其
所建豎必有卓然可觀者而竟不得志而歿與龍逢比
干先後合轍亦可悲矣朕讀其文傷其意慨然想見其
爲人故特表而出之以旌忠鯁垂法將來由斯以觀卽
謂繼盛至今存可也

世祖章皇帝御製表忠錄論

朕觀有明二百七十餘年忠諫之臣往往而有至於不
畏疆禦披膈犯顏則無如楊繼盛而被禍慘烈殺身成
仁者亦無如繼盛云當是時其君端拱修玄委政輔弼
而逆臣嚴嵩父子盜執大柄濁亂王家威福擅專紀綱
蕩廢在廷之臣皆洪涇阿諛奔走承順繼盛獨能伸大
義瞽其十罪更彰其五姦使隱然昭明稔惡暴白豈非
獨行不懼者哉夫繼盛特曹郎耳非有貴戚之誼股肱
之任與拾遺補闕之責也以疏逖之臣惡權寵之姦遂
思執白簡而彈去之其勢不敵夫人知之矣乃毅然不
顧且繼盛一官又非未經摧折者方仇鸞主馬市議時
眾皆頰首縮頸塞默不敢異繼盛排羣說力言不可致
權臣魚休刑之瀕死謫官遐方歷尉令始得至一曹郎

令他者處此且保軀固位未遑安敢復蹈舟迹而繼盛
歷事未月又有捨身圖報之章蓋念君恩難負姦輔難
容建言甯計崇卑報國不憂生死洵忘身殉君忘家殉
國者也且是時嚴嵩與仇鸞隙思繼盛言遂欲立貴之
以爲己用故數假王命內示其私繼盛儻一委蛇可立
取通顯不卽緘口屏息循職自効亦何所不容而乃重
公室藐權門慷慨叫閭從容就義有臣如此良國之砥
柱哉蓋繼盛自有生後夙罹閔凶艱苦備至故堅貞之
性百折弗回可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者矣嗟乎繼盛值諱言之朝無立言之責尚能不畏
疆禦披膈犯顏如此今之爲臣者乃身任言職直節罔
間感私德而辜主恩畏權威而忘國事以視繼盛能不
媿然汗下哉朕故咏浩氣丹心之句不勝三歎爲直臣

惜也

順治十三年歲次丙申仲春朔日

梅忠臣文集卷首
奏疏一卷雜文一卷詩一卷行狀碑記別爲一卷附焉
其論馬市劾嚴嵩二疏史傳限於體裁僅存大略集本
乃其全文披肝瀝膽伉直之氣如生自作年譜一篇學
問人品具見本末尤史傳所不能詳遺囑一篇作於臨
命歿一夕墨迹至今世守倉卒之際數千言無一字塗
乙尤足見其所養詞雖樸質而忠孝之意油然而足
以感動百世惟年譜中自記從韓邦奇學律夜夢虞舜一
事頗涉怪異然繼盛非妄語者蓋覃思之極緣心構象
世說載衛玠以夢問廣樂樂云是想管子日思之思之
鬼神通之固亦理之所有昔吳與弼作日錄自稱夢見
孔子人疑其僞繼盛此語頗與相類明以來無疑之者
此則係乎其人有不待口舌爭者矣

高宗純皇帝御製讀楊忠愍集詩

家學關西素行洵浩然惟與義爲鄰一生名節堂堂在
兩疏風霜字字新報國不辭履虎尾排奸直欲犯龍鱗
開編省識忠良氣不媿牽衣折檻臣

御製旌忠祠詩保定府治西
祀明楊繼盛

捐軀不畏逆龍鱗兩疏千言萬古新直使權臣陰喪膽
何妨烈士顯忘身降神獨萃扶輿氣懷古重過滄水春
居節丹青藏寶笈內府藏居節所畫小
像入石渠寶笈上等鬚眉宛是箇中
人

御製居節畫楊繼盛小像詩

有生孰不惜華年生死還應義以權遐想皋夔千載上
豈辭龍比一身捐鬚眉正色眞無忝史策芳名歷久傳
西市從容吟四句丹心浩氣至今懸

明御製誥命

皇帝制曰貞臣篤靖獻之義弗慮險危熙朝昭激勸之
公罔遺存歿矧殺身而爲國宜特典以褒功爾故原任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剛方賦性忠藎存心方筮仕於畱
曹輒建言而外謫有聲民牧旋晉兵部殫志効官據誠
抗疏論罷馬市深懷啓釁之憂指斥柄臣力矢糾愆之
悃言已見知於當宧身終不免於權奸追念忠賢特申
卹錄茲贈爾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諡忠愍錫之誥命
於戲綸綍寵褒用慰孤忠於已往聲光普赫益培正氣
於方來耿耿爾靈尚歆朕命

隆慶元年十月二十三日

Blank space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明御製祭文

維隆慶元年歲次丁卯冬十一月壬子朔越二十六日
丁丑皇帝遣直隸保定府知府張烈諭祭原任兵部員
外郎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諡忠愍文曰惟爾剛方
秉性慷慨致身令聞早著於南曹抗疏屢陳於北闕始
論馬市之當罷析敵情而直氣巖巖既斥權奸之當誅
履禍機而忠肝烈烈其言卒驗其命已傾死者不可復
生百身難贖枉者不可不直三命宜頒遵遺詔以加恩
憫孤忠而錫卹特贈爾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諡忠愍
葬祭並加錄廕是逮式顯忠貞之節庸倡塞諤之風英
爽不磨渥恩斯服

附錄 請代夫疏一道 祭夫文一首 贈詩二首

卷末 下

附錄 本傳一篇 行狀一篇 墓誌銘一篇 祠記五篇 遺集序跋十篇

楊忠愍公集目錄終心



楊忠愍公集卷一

奏疏

請罷馬市疏 嘉靖三十年

兵部車駕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奏為乞
賜聖斷罷開馬市以全國威以絕邊患事臣以南京吏部
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陛臣今職荷蒙皇上養育簡
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況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
觀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眾隱默不言竊惟去
年套眾悖逆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關殺我人民擄我妻
子焚我廬舍驚我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
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
剿逆賊以報國讐茲者恭遇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尅
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讐以雪城下凌辱之

恥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
多矣及臣至都下見俺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
意上觸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
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
歎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
太宗不過二霸主目猶能威震夷狄氣壓突厥以皇上之
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於草茅下位
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套眾反不能生擒酋長剿絕苗裔
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
者爲皇上備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敵素賓服
尚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
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與之爲
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

天下之大讐一不可也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尚
不可少失信義況於天子之尊哉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
民所共知四裔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
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真若大旱之望雲
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
者爲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爲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
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
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
與俺答爲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
於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威重三不可也天下豪傑間
答眾殺戮人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
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
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

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在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肯興起此隳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長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懷攜義之心久矣一向雖有外交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私通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於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一開則彼皆以爲天下兵威已弱蠢茲小醜尚不能服羣起爲盜

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答眾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爲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於今止爲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北敵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俺答之性詭變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卽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眾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賊人狡詐之計九不可也

彼地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彼地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彼地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爲開馬市之議以欺誑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爲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爲戰守之計巨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夷性無饜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卽違約則彼之人寇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爲失信矣孰謂俺答無饜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修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

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爲征討計巨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況彼以馬爲生又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俺答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爲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我賄彼以重利苟免日尙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日尙之不入巨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俺答平日最不信觀其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旣

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彼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於凍餒以至於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日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眾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爲上乎噫爲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敵寇於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癱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於傷其元

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敵人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敵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八寇莫敢與敵虛實旣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馬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於敵人而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爲征討之事已難收拾敵再入寇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況毒日交

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姑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苒之禍暫固目苒之寵敵縱背約再爲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爲事權旣不在我時勢已至鵲突有欲謝重擔於人而無由者吾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敵再深入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爲上乎然敵人之寇與不寇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苒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敵眾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敵或入寇亦與去年同旨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

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知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姦計斷非皇上之本心也以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軟避事不足以副之心欲持行而手足痿痺良可深恨此事繫國家盛衰之機臣敢預憂後禍忍心隱默乎伏乞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敵人之志欲難贖非市馬小利足以繫屬其心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使擒俺答於闕苒驅醜類於海外使彼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謹奏

疏入得

旨這事邊臣奏來已久又會官集議楊繼盛既有所見何

不早言今差官已行卻乃肆意瀆奏好生阻撓邊機搖惑人心又本內脫一字著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著問了來說

請誅賊臣疏 嘉靖三十二年

兵部武選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奏爲感激天恩捨身圖報乞賜聖斷早誅姦險巧佞專權賊臣以清朝政以絕邊患事臣忝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鸞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撈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荷蒙皇上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爲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

不顧而日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況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爲職然賊不專於戎敵凡有害於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俺答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俺答者邊圉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俺答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汙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爲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容畱之恩而圖爲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改過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皇上之畱

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爲眾惡俱備四端已絕雖離經畔道
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皇上敬天之誠
格於皇天上天恐奸臣害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
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如嵩而專政
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
日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
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於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
交會之變其災皆當應於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
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皇上聰明剛
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
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爲皇上陳之
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
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

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
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
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皇上
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稟而
後敢行及今則先面稟而後敢起稟嵩之直房百官奔走
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
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以尙丞相之
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
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
謝恩先拜謝嵩蓋惟知事權出於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
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
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令嵩
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

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眾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皇上宥一人嵩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眾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旣歸於嵩大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人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

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於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於己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彙行爲書一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謂皇上以嵩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爲世蕃卻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姦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己先知之及聖旨旣下則與嵩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樸劾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間東樓

已票送入未知何如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嵩言卽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崙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軟庸鄙奔走嵩門下爲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愴惶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卽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旣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己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兩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

爲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爲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爲廣東巡按朋姦比黨朦朧湊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倂壽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令任職管事有武選司昺字十九號堂稟可查夫效忠與鵠皆世蕃子也隨任叅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旣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俑旣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

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爲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俺答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選一賢將俺答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故嵩嘗自歎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眩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自是勾賊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

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敵人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日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拏問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雖是拏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爲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巨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

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職爲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姦將應豐畱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邪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旣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邪夫嵩爲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爲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

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旣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於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爲事將官旣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旣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旣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傲外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爲少變皇上卽位以來

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爲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慙慙者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疏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姦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於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姦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

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情熟於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歛歔之聲遊觀宴樂之爲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錯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司凡奏章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卽先有術以爲之彌縫間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畱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摭飾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關路犬此其姦二也嵩旣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廠衛官籠絡強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旣與之親雖有忠直之

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姦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
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爲
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
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僂可見矣是皇上之瓜牙乃賊嵩
之瓜葛此其姦三也廠衛既爲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
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
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
考選之時又擇熟輒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少有
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
言之而亦不眞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畱其飲酒或出差則
爲之餞贖或心有所愛憎則峻之舉劾爲嵩使令至五六
年無所建白僂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
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

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
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甯忍於負皇
上而不敢於忤權臣也是皇上之巨目皆賊嵩之奴僕此
其姦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
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
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戚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
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爲之擺布各
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
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
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眞可爲
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姦五也夫
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姦則其十罪
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

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誦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甯鬱快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威所劫然於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爲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舍容於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而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巨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邇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已弄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特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令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

非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哉願皇上旣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况臣狂直之性生於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痒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姦羣臣於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旣去朝政可清矣將見俺答弄旣間逆鸞之死今又間賊嵩之誅必畏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况賊臣旣去豪傑必出功賞旣

明軍威自振如或再寇用閒設伏決一死戰雖繫俺答之
頸梟吉囊之頭臣敢許其特易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邊
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太平
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爲急也然除外賊
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皇上知遇之
厚不忍負荷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
死爲此具本親齎謹奏

疏入得

旨這厮因謫官懷怨撫拾浮言恣肆瀆奏本內引二王爲
詞是何主意著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好生打著究問明白
來說

楊忠愍公集卷一終

順德龍鳳鏤校棊

楊忠愍公集卷二

序

壽韓苑翁尊師七十一序

君子之壽天下之治亂斯道之廢興攸係必天有意於斯
世斯道之治且興也而後畀之以有永而不窮然畀於有
位者或限其時而不及爲明道之事畀於志學者或限其
位而不得與夫行道之責則其所係者亦偏焉矣惟我苑
翁老先生之壽天下之治斯道之興恆必賴之謂天以全
壽畀之也非歟蓋君子所貴乎壽者非徒自壽己也爲其
能壽天下也能壽斯道也苟無補於治與道將焉用壽是
故凡厥有位孰無治理之責然志存經濟者或奪於位之
弗久而趨時固寵者又終其身而無濟於天下之事其何
補於治也惟天純佑篤生先生天地忠誠渾厚之氣悉萃

之矣其以天下爲己任也越在內服彌亮率下越在外服
綏民迪功越在翰苑文章範俗越在邊鎮強藩恬服夷狄
懾畏斯固載在史冊昭人耳目天下之所賴以爲治者其
在今日撫守南都又能操持其紀綱而鎮撫其百姓天下
之根本以固宗社之靈運以培南服以靖四方亦因之以
甯矣行將經綸燮理之任屬之則所以係天下之重者何
如也我國家道學之統自薛文清諸大儒出講明正學後
先相望斯道之興也久矣自是而明道學者或口談性命
之言而身冒貪汙之行或外飾溫厚嚴肅之貌而中藏毒
忌閻濁之心或始而卓越峻潔凜不可犯終而喪其所守
流於汙下而不羞者則其所學不過欺世之機械釣名之
筌蹄耳不知有得於道焉否也先生以純篤之資果確之
志蓋自弱冠時卽有志性理之學其學之原則以精一爲

宗其學之要則以培養夜氣爲本其學之實則見於拾遺
意見經緯志樂六經說諸書當其晚年天又假之以南都
清逸之地使得優游暇豫沈潛道真平生事業至此盡收
拾而大成之一時論得道學之正脈者皆以先生爲首稱
則所以係斯道之重者何如也是蓋天欲永天下之治於
不替故不得不壽先生以久其施天欲啟斯道之傳於不
絕故不得不壽先生以要其成而大其所至始而以先生
係天下斯道之重故爲天下斯道而壽先生之身終而以
天下斯道係於先生之身故必壽先生而藉以壽天下斯
道之大則所以畀之者固爲不偶然先生之致治而其道
行則有以壽天下之命脈闡學而其道明則有以壽斯道
之命脈其所以仰答上天畀壽之心者又豈小補云乎哉
士大夫之壽先生者舉忻忻然日苑翁年雖七十有一然

精神凝固丰采鏗然步履強健視少年無以異也期頤之域可必至矣夫以是而壽焉未足以盡之也先生之壽可以年數拘哉天下之治垂之千萬年而無斁則先生之壽與治俱矣斯道之統傳之千萬世而無窮則先生之壽與道俱矣故謂先生之壽爲天下之壽可也爲斯道之壽可也謂天下斯道之壽卽先生之壽亦可也不將與天地同乎故曰天以全壽畀先生盛叨門下旣幸先生及天下斯道之壽又幸其將來自壽之有地也於是拜手稽首忻躍謹書

壽徐少湖翁師序

君子之壽當圖不朽之眞而所以壽之者貴有懇懇相勉惓惓相成之義瑣瑣年數之末頌祝之私皆所不取也世之言壽者不過曰享年有永而已然命稟自然固一定不

易年歲自積於人之賢不肖無與焉若以此爲壽則夫簾肆崛巖翁伯張里哆顛冥蠢懷殘秉賊者龐皓葳蕤不可勝數且多不踰百年耳過此以往卽絕景吞響湮滅無間雖謂之不壽亦可也惟夫修諸己者道德卓犖建諸用者勳業赫耀垂諸後者典謨曄曄則邈無紀極可與天地相終始夫是之謂不朽而壽之所以爲眞也今夫言壽之至者莫天地若然天地之所以爲壽者非謂其形體不毀已也以覆載之德生成之功無聲無臭之教足以父母萬物無窮巨否則亦冥然翕聚之氣塊然凝結之質而已非所以悠久無疆億載不朽者也是故人知壽於年者爲壽而不知壽於理者斯壽之眞知壽於身者爲壽而不知壽於天下者斯壽之大知壽於日者爲壽而不知壽於身後者斯壽之永非深達始終之故善權修短之算者孰能論

壽於命數之外而不求壽於年數之間乎恭惟我夫子黃閣元老黑頭相公以年言之似尚未可以壽之者然觀諸所修爲者所建立者所垂後者半生積累以足垂萬年不朽視世之昏耄罔生無所寄付者修短之相絕也亦猶蕭艾夕枯之與松柏久茂也榮辱之相背也亦猶衣赭輿臺之與危軒華袞也已不同年語況由此而進焉其所爲不朽者當益宏遠峻懋謂不可以壽之乎昔丙午歲二三次子稱壽於三槐堂嘗記夫子舉爵爲今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其次言壽再令曰立德要知似德之非立功要知貪功之戒立言要知尚口之窮言壽要知罔生之辱夫德壽之基也功壽之輿也言壽之華也卽樽酒教令之間而不朽之道備矣然三者見其始而未見其終著其端而未究其極則誠門弟子之深懼繼自今上之果能永

肩一德不惕威改節以悅俗固寵次之果能以身殉國事專報主建掀揭非常之功次之果能崇正論主國是排邪議黜枝葉有格非反經垂教範世之益終之能居之以恆至老不變不先貞後黷蹈所謂似德貪功尚口罔生之愆則可以輝名崑鼎勒伐金冊三者垂萬年不朽壽卽享萬年不窮而瑣瑣年數之末誠不足言矣使或較齡算之短長略行諛之臧否急一身之利害視天下之治亂若秦越然則已往之行隳於垂成將來之年俱爲虛假斯不善自壽者之爲固知夫子必不爾爲也噫夫子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則所以圖不朽者不得不持之以有終天以天下之責付於夫子之身則所以壽平格者不得不錫之以有永又何俟門弟子瑣瑣勸勉頌祝之乎哉

苑洛先生志樂序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司業而樂則絕滅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恆必由之良可悲矣然律呂與天地相爲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則於其既晦也天忍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先生自做秀才時優抱古樂散亡之憂當其歲試藩司間諸督學虎谷王公云律呂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既出於古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惕然首悟退而博極羣書凡涉於樂者無不參考其好之之專雖發疽尋愈不知也既而得其說矣於是有直解之作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脫悟於載籍之舊或神會於心得之精或見是於羣非之中若天有以啟

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志樂之作日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故律生磬鐘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磬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鐘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鐘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宮闈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制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於是矣志云乎哉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

庭者久之識者以爲是書感通所致觀仰秣出聽之說則
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
人謂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敘疇同功然卦疇得
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
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先
生所由生太和在宏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由始太和在嘉
靖宇宙間故是書所由成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
於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
先生之功至是爲益大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
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爲阿私也哉
噫盛不敏雖學之而未能也講求之責深有望於同志君
子云

送張龍翁老先生拜相序

嘉靖己酉歲春二月我龍翁老先生自南都冢宰拜禮部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先時陰雨彌旬可厭迎命之時倏
爾澄霽萬里一色若造化有以示其機者士女觀者無智
愚大小皆以朝廷得相爲慶天人之交與何昭昭也盛等
奔走稱賀先生乃戚然言曰惟予無良承茲大命深貽無
窮之憂將焉用賀二三子惑咸相謂曰君子之仕也不得
於君則憂不得行其所學則憂不得立大功於天地間則
憂乃今三者則俱得之矣不知先生之憂也何故及退而
思之然後喟然歎曰先生之憂其國家之福乎蓋天下之
事每成於憂而敗於喜夫喜則縱縱則視天下之事皆易
也而忽心生憂則畏畏則視天下之事皆難也而慎心生
慎忽之間天下之治亂攸繫甚矣人臣不可一念之不憂
也然憂有一己之憂有天下之憂夫憂以一己則其憂也

私患得患失將至於終其身而不可解憂以天下則其憂也公雖身膺無窮之慮而天下之至可樂者隨之公私之際憂樂分焉不可不辨也先生自做秀才時已有先憂後樂之志則夫身任天下之責其憂固有所不容已者況夫事之阻滯難處者又無有紀極乎是故或係天下之根本或係國家之安危或係正學之廢興或係世道之升降或係綱常之修墜或係風俗之盛衰凡臣子所不忍言者憂僕未易數正賈誼所謂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此而安常處順則亦可以自樂矣必欲殫智畢力整頓振作使氣運景象一如國初宇宙閒不亦難乎則夫其始也以天下之憂爲己之憂其既也以己之憂與天下之憂國者共其終也至於天下無可憂之事而已之憂亦因之以釋是固先生所以行道立功先憂後樂之心而天人之所以交與乎先

生者此也謂非國家之福乎盛等叨門下其憂樂之情常相關故惟述其所以先憂者如此若夫歌詠頌美之辭固有待於天下旣樂之後也豈敢預贅左右以啟其矜喜之端哉

集張節婦冊葉詩文序

成天下之事功易立天下之節義難語節義之難者又莫難於婦人之所守夫人固多事功懋峻赫炫照耀一世者然或出於遭際輳合矯激騁術以濟其所爲斯固遇之至順凡有中人之才者皆可能之裕如也至於當天下之至變而能氣如雷霆立如山嶽雖窘辱頓挫生死利害交於時而不可少動則非見足以定守足以確力量足以擔當負荷者鮮不仆矣然又出於一時義氣激發所致初無俟於持久操守之難使歷之以終身又未知不變否也惟夫

婦人之守節則撫而幼孤振而先業陰柔之身百責所萃其負荷之難如此內無所藉外無所資煢然獨立狼狽無依其植立之難如此斯須檢點之或疏則羣議紛然而起凜凜焉戒慎避嫌之心自少至老一時不敢少懈則必有聖人之資聖學之功者始足以守之而不渝其操存之難又如此則視丈夫之成事功立節義者難易何如也是婦人之所守不爲天下之至難者歟臨洮張婦王氏之守節其艱苦萬狀雖不可以盡述然觀諸張子免溪之狀王子漢陂之傳許子少華之表則其負荷其植立其操存又不爲婦人守節中之至難至難者歟其上而朝廷旌表之下而諸君子歌詠歎賞之固足以彰激勸風俗之典亦足以見良心不死之機矣然節義在婦人者郡縣俱有之而節義在丈夫者天下固不多見節義之難者婦人盡之無少

歉而節義之易者丈夫固反虧之豈非光岳氣分天地山川精粹之氣不萃於男子而盡萃於婦人之身乎無亦朝廷於忠義者之不獎奸悖者之不誅此天下之所以無懼而勸也乎噫古人之節義少損者後之功業足以贖之今之人不惟節義之掃地又足以壞天下之事古人之同於婦人者已爲可恥今之人其所爲所行反婦人之不如子於此重爲感且媿矣諸君子其毋徒歌詠婦人也乎

引

題兩洲王老先生誥命咨引

惟二十有八年春我兩洲翁以南京禮部尚書三載考最帝曰都哉朕嘉乃不績會南京吏部尚書缺僉議請以翁代帝曰俞哉時克統朕百官暨冢宰論翁最以當進階誥贈推恩三代請帝曰欽哉惟時宜敘乃功爰進翁階爲資

政大夫贈先淑人爲夫人贈乃祖乃父如翁官妣及祖妣如先夫人秩蓋聖天子知翁甚深任翁甚專而眷翁甚隆也乃咨命寵頒翁感躍無已遂載諸軸題曰隆恩命盛贅言於未盛於翁爲門下士義無容辭者乃拜手稽首颺之日於乎翁之此舉其忠孝兼至矣乎然謂翁之忠者以昭君賜也謂翁之孝者以彰先德也乃翁之意則欲持此以爲不忘其君親之具而教天下以忠孝之機夫豈人之所能識哉蓋人臣非不能報君之患而不敢忘君之難夫人子孫能顯其親者何限而不忍忘之者蓋鮮矣臣而至於一念之忘其君子至於一念之忘其親則其所以報之顯之者未知有得於忠孝否耶惟天純佑我國家故賚翁爲之臣惟天眷王氏之世德故畀翁爲之後則翁之一身固忠孝之管也是故唯翁之忠在朝著唯翁之孝在家庭唯

翁忠孝之實在史冊斯固夫人之所共知者其在今日之膺榮命而必軸以懸之朝夕在目是不可以識翁忠孝之心哉翁之心不以一念而忘其君親者也而猶寄其識於諸贈之典者蓋欲其觀綸音之重若日對越乎君視贈秩之崇卽先人之常如有見曰夫日如對越乎君則思所以報之者自不容一時之或弛先人常如有見則體祖父承恩欲報之心而殫智畢力代之以仰答者自不容一時之少懈是則翁之所以不忘其君與親之心也雖然必俟有所感觸而後不忘則其爲忠孝也亦有間矣翁之忠孝出於天性而其所以不忘者夫豈有待於此抑亦假之以表率百官垂訓子孫焉自是故使子孫百官有所感而不忘其君則所以報之者爲無窮而其忠卽翁之忠有所感而不忘其親則所以顯之者爲無窮而其孝卽翁之孝推而

萬世臣子知所以報之顯之者皆翁之不忘者起之又非
卽翁之忠孝矣乎是則翁之所以教天下以忠孝之心也
夫旣盡其己之心又推諸人而使各知所以自盡則謂翁
之忠孝爲兼至也非歟噫體翁之心者是又在翁之子孫
及厥百官而已盛雖不敏誠願與賢後昆暨羣屬共勉焉
而後之觀者亦將有所感夫

望雲思親圖引

人子愛親之心存於中而不可解然後思親之心隨所托
而不能忘世之言孝者不過曰含菽蘊絮致觀美勤定省
祇服厥事而已然朝夕在側固其情之不得不然而少知
天性之愛者皆可以爲之易易曰乃若遠從王事時當慕
君非真有愛親之心其孰能不遷且忘乎齊人孫子以儒
行充獄掾予以排奸繫獄孫子常侍左右一言及厥母卽

垂涕飲泣其憂戚思慕之情藹如也今旣三年矣每言及
之其涕泣憂思之情如初予因此一節甚重之鄉友米子
華乃原仁傑故事繪望雲思親圖贈之椒山子爲之引曰
孫子之愛親如此可謂孝矣然孝之道尚有進於此者夫
人之一身於親則謂之子於君則謂之臣均之無所逃焉
者也然方其事君也鮮有不忘其親及其事親也又鮮有
不忘其君者是忠於君而孝衰孝於親而忠廢又焉得謂
之忠與孝乎孫子今日之事君旣知所以不忘其親矣則
夫他日歸而事親也顧可以忘其君乎其事君而思親也
歸而養之孝不可以不篤矣則夫他日事親而思君也起
而官之忠惡可以不至乎是故孝能忠於君者孝之全也
忠能顯其親者孝之大也此愛親之道視諸望雲而思者
何如耶噫臣子之事君親惟在乎一心而已心苟在乎君

親則鞠躬盡瘁固忠也逃跡山林亦忠也舉足不忘固孝也不得已而至於忘之亦孝也不然則致赫炫之業者君子謂之負君聚百順以事者君子亦謂之不肖子況屑屑於聲色之末觀美之具乎孫子歸而質之鄉士大夫其愛親之道諒又必有進於此者當反而告子可也

劉司獄承恩圖引

風雨霜露皆上天生物之仁而雨露之恩爲最渥爵賞刑罰皆人君惠臣之典而爵賞之恩爲尤厚古之人臣雖刑罰之加猶且感其曲成之愛而圖報之思無窮況夫爵賞之施所以行吾之志而厚吾之生者其報禮之重當何如也世之爲臣者以彌縫爲要位之機械以阿諛爲固寵之筌蹄方日幸其已術之能中豈知其恩惠之在君是故圖報之心輕以疏而盡忠於君者蓋鮮嗚呼臣道之不見於

天下也久矣孰謂不敢忘君之恩乃有如司獄劉子乎劉子關中人以儒行起刀筆官於刑曹方予以排奸被杖繫獄適劉子治獄事自侍左右躬湯藥進飲食徬徨奔走於其間故予得僥倖不死者劉子維持保護之功居多甲寅歲以三載考最得膺敕命乃感激繪圖誌不忘焉椒山子爲之引曰爲臣不忠於君凡以不知君恩之重起之也蓋人臣一登仕版則此身已屬於君其宮室服食之美車馬妾御之奉父祖妻子之榮無一而非君惠之所及則恩同於天蓋有如雨露之至渥者苟少思其君之所惠必將以心攄君以身殉國匡輔君德弼成王業鞠躬盡瘁朝夕不遑矣惟其受君恩而不知則視君於己若不相屬者欲其盡忠也不亦難乎劉子以承恩繪圖可謂知感君恩而不忘矣然錫子有大小皆人君爵賞之恩官秩有崇卑皆可

以盡其職而重其報而司獄民命所係又於報君爲最切則夫仁以宅心廉以律已勤以趨事誠以御物以求仰答君恩之重端於劉子有望焉否則急身圖則汗輕民命則殘事矯激則怪尚煩瑣則迂謂之棄恩負君而所謂繪圖之意亦虛矣噫舒慘竝行者上天生物之常也寵辱迭用者人君御世之權也人臣欲不忘爵賞之恩請自不忘刑罰之恩始

跋

跋冀梅軒留朱子語略後

卜子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學一道也但世之學者皆溺於詞章之末或優而仕也亦利祿而已爾世之仕者皆急於刑名兵賦之圖或優而學也亦技藝而已爾未仕之時其學已如彼既仕之後其學又如此道學之不明

也久矣何幸於梅軒有望乎冀子梅軒方其學也無非身心性命之懿及其仕也無非爲國爲民之要則仕豈世之所謂仕學豈世之所謂學乎其提牢一月祛獄弊恤獄囚疏獄滯嚴獄防罔不竭盡心力或少餘暇則讀書不輟其所讀者又皆身心性命之典於事竣乃以朱子語略畱於秋官別署噫觀提牢之政則梅軒之仕可知已觀此書之畱則梅軒之學可知已道學之不明也久矣何幸於梅軒有望乎

說

介軒說

介安從生生於吾心之義義安從始始於在天之利是故本諸心而原諸天非由外鑠者也夫人之所以植綱常宏德業參天地匹聖賢皆賴此以爲之質幹是可苟焉已乎

必剛與廉二者合而介始成矣然乖腹以忤物則似介之剛而非剛矯情以駭俗則似介之廉而非廉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而世之號爲介者乃不求其合於天而求其合於人不求諸吾心而求諸聲音笑貌之末故能介於外者或不能介於內能介於始者或不能介於終則似介非介不過欺世之機械要寵之筌蹄耳其害介也不旣深乎觀李封君之介自心而身而家而鄉其介之操同自少而壯而老其介之操又同夫固合內外始終而一之者謂之天下之至介非歟則以之名軒也固宜論者猶以封君之介不及於天下惜之然述之者有司寇禹江則天下之頌其介也固有待矣噫不苟和之謂介然介而不和者偏也不苟取之謂介苟有意取名焉雖非貨利亦謂之取矣敢以是足介說之義

記

記開煤山

臨洮八十里鎖林峽有煤山二區焉一在峽之西一在地竺寺壽先是開者數爲番民所阻有司至不能制予以諫開馬市謫官狄道尋欲開之而不敢專也會庠生張子汝言白於府縣允之委府相陳言往董其事乃番民阻之又如昔予遂偕揮使李子節門人李維芳陳恂宋誥親往治之至則先懼之以威次惠之以賞由是煤利以開番民遂服予不喜煤利之開而喜番民之服也遂記之

書

與繼津年兄書

承問足見兄爲國之忠樂善之誠弟不當阻抑之以隳其向上之志但愚衷有見其不佞者數條請上陳之備採納

馬此事部中允行而人皆避事蓋難其人而兄獨勇往任之則爲眾悅公今本部既東高閣而兄欲強行則堂官惡之同僚忌之此不僂一也兄爲拯援小弟之故讐家欲害而無由乃今自尋事幹是自居受害之淵藪此不僂二也弟訪問宣大將官俱云地方狼狽已極兵馬必難整飭所謂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兄欲任之萬無成功之理阨何道長慨然有開海運之請一無成功人皆笑之此不僂三也到彼處行事凡有謀爲必先題請兄自忖當道者果欣而允之乎抑或故阻其所爲乎此不僂四也許公之請必欲其駐劄陽和城兄無兵馬之寄一遇有警軍將各守信地遺一空城寇或逼圍將何以爲保身家之策此不僂五也整飭兵馬責任甚重萬一失事其責當與將領督撫等兄自忖其當道者肯恕兄乎抑必加重於兄乎此不僂六也

細觀許多之疏蓋恐一時失事兵部參劾故扯兵部官在內將欲謝擔於兵部衙門且又云責令容彼提調則若彼之屬官者勢機由彼持握豈得自專其事無事之日受彼提制有事之日替彼頂鉅成功難必禍害預知此不僂七也夫識時勢者在俊傑此等時勢兄識之久矣而必欲爲此者蓋一念爲國之誠故利害有所不暇顧自然欲幹天下之事當思如何下手如何收管事成如何結果不成落何名目死生雖不計畢竟果不徒死否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弟非阻兄忠貞之爲若損友者蓋眞見事必不可成故且況此時兄十分小心迴避猶恐禍及何乃自投禍機乎情出迫切不覺涕泣而道直述其事詞意不倫幸惟情亮

又

仰讀手教足見兄以天下爲己任敬羨敬羨宣大係天下

安危弟豈不知使弟在部必為兄之所為者乃阻抑若此者何蓋以兄處最嫌疑之故且況老賊報復害人之巧入於至神者乎此弟之所甚慮而知己溺愛迫切之情如何能已此事在他人為之如何不可而在兄為之則甚不可兄才尚有大展時節此時且斂鋒蓄銳俟時可為則轟烈一場勿徒惟盡其心而不計事之成否人皆知致身為忠不知為天下愛其身尤為忠之大者請兄更思

上徐少湖翁師救荒愚見

某既以言得罪宜絕口不言天下事但聞窮民病苦之狀若割心肝日夜憂思至廢寢食故有欲默而不容忍者而夫子抱能受言之量居能行言之位而某極荷相知又有可言之機甯容隱乎謹陳救荒愚見伏請尊裁城中餓殍死亡滿道人人驚惶似非太平景象夫京師之民各有身

役常業何以頓至於死而所死者皆外郡就食之人也蓋緣各處司民牧者無救荒之策之心而京師有捨米捨飯減價賣米之惠故皆聞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鮮有實惠故每凍餓以至於死是以京師為溝壑誘外郡之民而填之也救荒自有均平普徧之政何必煦煦然為此小惠誘民以至於死乎莫若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作急賑濟然後出給告示諭以本處賑濟之故使各歸鄉里又將所捨之米預支二三十日以為回家盤費之資則窮民有鄉井飽食之樂京師無死亡道路之慘矣連年豐稔止有此歲之飢一郡之粟自足以供一郡之食特在上者區處之無其道且官倉之粟可賑濟也亦可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責令減價糶也蓋官倉除備邊急緊不可動支外其餘有積至數十年將腐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

易新似爲兩優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以邀重利故米價至於騰踊合依少定價裁抑之又當以禮獎勸借官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減窮民自返故鄉矣窮民既無處辦米或賣產傭工止可得錢今乃分爲等類定爲價數則錢法紛亂而民益告病矣夫錢法之行也或朝貴而暮賤或此處用而彼處不用若有神以使之雖市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可以官法定之乎爲今之計當爲權宜之術不分等類不問大小俱責令折算通行其價數之多寡任從民便官府不得而與焉則錢法可通而商民俱便矣米價騰踊日甚一日今定爲官價似爲裁抑之術然在京師則有所不能行者蓋各鋪戶之米俱貴價糴買非若外郡富家田內自穫然今定爲輕價彼豈肯折本糴賣且各處販米者一間價輕孰肯再來外米不

肯來內米不肯糴不知其將來至於何如也如定米價亦俟春閒販米至者多然後議之北地既荒全賴南米之來使河道阻滯則來者延遲恐緩不濟事賊盜甚多或搶掠一船則後者聞風孰肯再來今宜行令各河道官使開河之時先放米船行一遇壅塞則遣官夫拽運一若轉運官糧然則米正月終可到矣又行令各處地方官使嚴加巡捕防守護送則販者無失米之憂所來者必多矣南米來者既多何憂米價之不減乎盜生於貧雖勢所必至然荒年而至於盜起斯亦可憂矣間各處撫按分付各屬官令且暫寬治盜之法其意懼生變也以故各官於賊盜之獲俱姑息寬縱之此端一開爲盜者眾貧者日至放肆富者日不安生是民之爲盜雖起於年凶亦上之人有以教之巨夫濟荒自有長策未間教民爲盜以救之也況漸不可

長民不可逞恐隄防一切紀綱遂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
宜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使遇賊盜仍治之如法則禁盜乃
所以止盜而止盜正乃所以救荒也

與少司寇吉陽何公書

何公四札係先生遺筆原集未載今補刻

敝鄉人劉大使僂曾吳小啟想已達左右矣得敕命後卽
告病山居涵養數年然後出而幹事此弟定志也不意方
投文書卽有此轉聞命驚惶若有所失以未成之學疏直
之性進則有敗壞之凶退則有避事之罪天不成就用之
太早幾非在我柰之何哉連日與二三相知講求出處之
道議論紛紜莫知折衷請爲吾兄陳之或告弟曰方今之
世和光同塵可以免禍以子所爲禍定不免與其得罪於
人陰受不測之禍孰若出位建白直言時弊死則爲鐵脊
之鬼生則爲田野之人以圖不朽以求不忝所生不亦可

乎此一說也或告之曰天下之事尚有可爲與其愚直以
取重禍莫若上疏自獻收豪傑募死士行邊疆圖方略相
機審勢與寇決一死戰以報蒼生殺擄之讐以雪朝廷城
下之恥不亦可乎此一說也或告之曰位卑而言高罪也
力小而任重仆也莫若盡其現在之職不爲出位之思俟
權到手得行其志然後斬奸賊之首梟俺答之頭不亦可
乎此又一說也卽此三說證諸本體莫知取舍學問至此
莫知究竟萬望尋僂速賜指教以爲弟行止依歸甚幸甚
幸弟自到家養靜工夫不敢放下其處已接人視壽次亦
差有得昨過易州登大甯諸山乳泉諸洞遊覽之暇檢點
壽後似若少進但一入京師目壽世情人物俱見可惡若
不可一朝居者極知此是病痛常自寬假然此根終排遣
不去不知吾兄將何以教之乎此時此際眞若自天堂而

墮於地獄由僂侶而降爲眾生寅入酉出日幹瑣事回思南都不覺痛哭流涕至忙迫中不及詳告統容鄙布不盡其外執扇之約弟赴京之遲兄舉事之早故坐失約然都下之品題不外於壽日之相議者也拱候大政報成奉賀不吳仲春念八日得華劄季春望日生盛頓首覆

又

違教渴思非言可盡南遊已久歸來風土反不能習日食麩椒夜臥熱匠痰火盛發遍體熱瘡兩目壅塞四肢麻木臥牀月餘方少愈而家叔病故貧不能葬凡百惟弟承當故臘月赴京之行不果意圖考滿得教命後卽臥病不出未知竟能遂否也自抵家惟居野邨春來病少差日與舊會友數十人講舉子業會文之中因寓性命之談初若不相入邇來則浸浸然動矣做縣大尹亦時入講一時土風

若爲興起弟學絲力薄不能日新良用爲懼也別時分付事弟未入京無以應命今年大事南都士夫俱相慶得人吾兄一生之道德功名皆於此事定之可不慎乎則夫知仁勇三者不可不朝夕體貼也去秋上龍湖翁小啟啟末云有一時之富貴有萬世之事功有日壽之榮辱有身後之褒貶不惟以義言之其輕重分明雖以利言之其輕重亦較然可懼也審幾定趨是在老先生歲暮亦以此告少湖翁若爲見別敢不揣僭妄再爲負宰相之望者獻之可乎一代宗道專望吾兄主張不可不憂勤惕厲也回瞻雅會領教無由僂凡懸隔曷勝仰戀鄉人劉大使僂謹此代候匆匆不盡欲言統惟鑒諒新春二十七日生盛頓首拜

又

別時辱教言諄諄切於骨髓弟以愚疏謀為拙謬自貽顛
躓負教甚深圖上二年仰托雲庇居會如常身心甯靜患
難之中若有所得是壽日相講之學乃今日受用之處也
所苦者危疑孑立日伍囚徒一點生機不見長進恐終為
鐵脊漢而已僂中望賜教萬萬此時此際生死未卜誌表
之記兄與淡泉諾之矣不知肯不負否也有懷如海萬難
悉一統惟鑒諒不盡仲冬念二日弟盛頓首謹狀

又

弟足初屈不能伸今夏一場傷寒則全愈矣且身體勁健
異於昔日承諸同志周給不惟用度充足且置田百餘畝
可以供給無窮今秋人田俱潦獨弟田獲收六七十石人
以為神云是弟坐監反勝做官多矣兩箇犬子一十歲一
六歲新開蒙讀書俱聰敏可望賤累輩俱喫齋日誦道經

祈弟平安弟禁之不止亦任之而已十歲子已省人事與
弟婦經理家務內外嚴肅弟可無內顧之憂謹瑣瑣告說
以紓吾兄愛弟之慮老賊千方百計必欲置弟於死賴聖
明還有主張今秋朝審賊輩以裕府差人送飯打路之說
騰播中外亦聞主上幸聖明不究其事此時弟甚危矣豈
惟弟危雖裕府亦恐不利也自大廓老去後弟他事可無
憂矣

辭陝西巡按劉取書院帖

辭按院二帖原
集未載今補刻

臨洮府狄道縣典史楊繼盛上言職官居首領分在鄙賤
每於吏事之委即趨赴不敢辭况蒙本院按部羣昌禮取
書院教兩府生員夫以卑賤之官付以尊重之任是雖優
處之典實篤年誼之情苟非木石自當知感豈敢遲緩惹
罪不僂第以學疏行簡既不足以語師道之尊嚴而事有

牽繫於心又有甚不可已者念職之及門受業五十餘人素相切劘情意相孚此時不忍遽離且買山一區造書院數間尚未落成此時功虧未免廢棄又買贍學山地一千六百餘畝一以供給諸生一以教民農桑此時不治未免荒蕪縣舊無社學已買基址尚未修建儒童三百餘人尚在寺讀書此時中止未免散去其分理縣政尚有數事未曾就緒此時離任未免中廢凡此將成諸務一旦廢棄不無可惜切思臨洮鞏昌皆本院所按屬者也鞏昌有書院臨洮亦有肄業之所必顧取本職離任往教而不移臨洮生員於鞏昌莫若移鞏昌生員來學於臨洮使職在任兼教則既得以訓生徒又得以盡官職終其壽事似爲兩便瀆冒尊嚴死罪死罪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初六日

再上辭帖

職以卑賤之官本不足以當師道之重乃蒙憲牌誤取書院教兩府生員昨具帖辭不敢直言茲再蒙憲牌提取不得不直陳其情竊惟召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取其非召不往庶人召之役則役召之往見則不見先儒釋以爲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豈非以禮義所在不可往且屈乎夫古之虞人庶人猶知守己之正職官雖卑賤其志肯甘虞庶下哉本院如召之以有司之事則固典史之職也職敢不以分自處乃拒上官之命令召之以教訓生徒則有師道存焉職又安敢不以禮自守乃淪於辱身枉道者之爲苟謂職卑賤無可取也固宜踐踏之不足不當付以師道之重如謂庶幾可以充師任則固賓師之責也未聞欲延師者乃治之以官府套數之常今之師道不立久矣古之師道則可稽也或求諸市井或求諸山

林或求諸草茅田野之間故雖古之明王必致敬盡禮後之霸王亦知卑禮厚幣凡以師道尊嚴不可挾勢位以屈之也本院有志書院是志欲行古道者欲行古道乃不能脫勢位之套而挾之憲牌提取若僕隸然一則曰毋得遲緩再則曰毋得遲緩是以典史召之也夫既以典史召之職敢不遵朝廷之謫命守典史之官職而乃爲出位之往乎且古之設書院者專以講明道理今爲書院計而挾勢位以延其師則所謂書院者不過利祿之淵藪功名之筌蹄耳其於斯道何所補哉故雖不爲此亦可也職赴任以來其處上官僚友不敢一毫僭越今乃若與本院抗者非敢固傲取罪蓋位之所在雖不敢踰而道之所在亦不可苟如以牌而取遵牌而往不惟取知道之笑其如師道之不立何是職之卑賤不足惜而師道之不立則深可惜也

嗚呼書院盛事也延師盛舉也本院負其勢欲其入而閉之門卑職守其道甯喪溝壑而不顧且恨此相遇之所以甚殊而盛事之所以難成也歟謹將原禮呈納伏乞稽諸理而恕其狂矜其愚而不錄其罪不致縉紳之笑無貽同年之羞職無任悚懼之至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

獄中與超然書院諸生書

書院諸友文會下昔承雅愛隨吳謝言想已達矣年來學業如何幸勿蹉跎也有懷不盡外獄中作數十首附覽然予之志亦見於此矣繫獄友生楊繼盛載拜

祭文

祭煤山文

係先生狄道遺筆原集未載今補刻

惟山有自然之利而人不知取山靈其熱中久矣昔知取矣未及於民而復塞山靈其抱恨久矣今特祭告復開使

山之利得以利夫民而遠邇之民得以享山之利而今而後山靈其將以自慰邪亦或復自祕邪而使利及於無窮不止於一時已邪固知山靈之心必自慰而不自祕使利及於無窮而不止於一時已也

同鄉祭焦范溪父文

嗚呼唯公之德二靈協粹三懿用彰渾金璞玉秋月寒江唯公之容春柳秋霜碧梧翠竹巖巖其峯瓊瑰其璞唯公之行高明卓茂桀獲堅貞不流不激可愛可親唯公之學書廚經府鼠獄雞碑落筆風雨擲地金石唯公之榮鸞封赫耀鳳詔輝煌彤雲豸護繡服天香唯公之壽遐踰七袞華胥夢殘雖不憖遺考終永延唯公之子燕山毓秀范水文宗朝陽鳴鳳海內人龍唯公之孫瑤光瑜潤蕙郁蘭芳士林森竹立繩武有將嗚呼惟人有善孰悉諸身德容行學

功備則溘惟天賜福萬有不齊榮壽子孫公介純禧萬事具足久爲公慶一夢不回忽爲公痛存隆其實沒曜其聲死而不忘亦何足恫某等里閭雅設休戚攸同俱咨江南尤惟關情有淚如沱有哀如傷景行遺範山高水長敬陳薄奠聊寫蕪詞以闡幽德以泄鄉私幽明雖隔精神則通惟靈爛爛鑒此愚衷嗚呼哀哉尚饗

同鄉祭太孺人耿母毋氏文

嗚呼痛哉天道不齊有如是哉以太孺人之植德幽貞宜享年有永以太孺人之相夫柔順宜偕老百年以太孺人之教子有成又宜膺其誥封而享其報茲固理之必然者也乃壽止五旬有一竟爾先逝而不少待邪天地間或然之數能幾何太孺人乃遽遭其變邪仁者弗壽良可恨焉相夫罔終良可悼焉教子未封良可痛焉此太孺人之所

楊忠愍公集卷一
三
以可哀也然人而有子是謂不死子孫繩繩無窮是即己
壽之無窮也況子而有敬菴在孰謂太孺人之享年不有
承邪妻之於夫在盡其相之道而已太孺人之治家教
子俱有成績則相友之道已盡是雖五十有一而百年事
業固已畢矣孰謂太孺人之相夫未偕老邪我國家之推
恩也不以亡而或閒則夫人之沾恩也不待生而亦榮太
孺人之存雖未有寵命之封而太孺人之沒將不日膺誥
命之贈又孰謂其教子之未享其報邪是蓋或然之中而
自有必然者在太孺人在天之靈獨不可以自慰也哉盛
等里間雅誼休戚攸同俱宦江南九其關情者觀太孺人
之可慰雖其切夫景仰屬望之私憫太孺人之可哀實不
勝其痛哭流涕之至謹陳芻蕘表微忱靈其有知洋洋
來鑒尚饗

祭馬南川父文

唯靈性樸質茂德懿行醕擗光哉景抱璞含真不學而通
不仕而崇不術而壽不疾而終嗚呼猗福篋壽桂子竹孫
萬事已足不生而存某繫園土舉世踽踽惟公憂惻遺問
旁午自公之死孰爲知音西望悵然涕淚沾巾乃爲之歌
日松雲慘慘兮悲風烈蕤露淅淅兮芳草歇甯山寂寂兮
寒煙滅易水泠泠兮波聲咽郊原茫茫兮元虛結松楸蒼
蒼兮若木折追悼哲人兮腸欲絕何時生芻兮奠短碣

祭商少峯文

嗚呼人臣策名於朝此身即爲君之所有而所以欲盡人
臣之職者則惟以致身爲極幸而在官鞠躬盡瘁沒於王
事者固所以盡其職不幸而下獄窘辱困苦死於桎梏者
亦所以盡其職也今公雖死於獄謂之非沒於王事不可

此身得致於君則臣職已盡人道已畢謂之非沒甯不可亦何恨邪而一念憂國之心固將凝結於衷而萬年不朽則天地神人之所以共痛且惜者也況某等患難相與休戚相關幸翁之存猶懸赤幟之望感翁之死益輕再生之身其慟哭悲悼之情當何如哉謹陳薄奠尚其來饗

祭易州楊五文

嗚呼論友於三代之上當取諸縉紳休采之列論友於三代之下當求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間蓋君子小人之迭爲隱見每隨時勢之盛衰而正人君子之相與惟取其義氣孚固要不當必以區區之勢位拘也自予登第除南銓始識西泉於賀客中然猶以爲特豁達磊落人巨及予以諫阻馬市被罰遠謫雖骨肉至親亦惡其後於家而拙於官樂其死而幸其不歸也西泉乃慰嘉禮送之意反殷

於初則其相與之情已出尋常萬萬去年春予以狂直排奸被杖繫獄其際誠危矣平昔指天論心者懼禍之及己則遠絕之不暇同時交遊者疾名之勝己則非毀之惟恐其不足而素以義氣著聞豪傑自負者恨言之侵己且售計投石要功洩憤於權奸之門其孰與我乎西泉乃三視獄中通問不絕其徬徨拯卹之意又殷於初雖齷齪庸瑣輩惕以重禍不卹也則與人交遊之善視世之以勢位相與者其情之厚薄爲何如哉西泉之行誼在鄉曲間望在遐邇固難以盡述然卽此一節則其立心制行當於三代之賢不肖爲何如哉二月初載攜乃郎慇懃視問握手交語傾倒肺肝相別無幾計音頓至噫不棄我於患難如西泉者幾人而又奪之俾孤我於患難之中嗚呼痛哉西泉

之正人君子使見用於世必能糾合善類不相背負可以
同心共道克濟時艱縱厄於無位使假之以年必能表勵
鄉邑寬鄙敦薄共挽時俗而躋之三代之上可幾也乃竟
突然而逝老天何戕善人之酷如是邪世之生理已絕豈
速死而倖免者何限乃濫及正人君子如西泉者老天何
福善禍淫之不公如是邪毋乃西泉命嗇適遭或然之數
爾邪抑西泉古直不善媚天以致於此爾邪凡此數者皆
不可曉狂直麤性甚爲不平恨欲飛步太虛親問老天死
果錯謬乞使生還要舉宜速死而倖免者代之庶可爲作
善作惡者勸且警也尚饗

補 壽大司馬苑洛韓公七十序

代龍湖
公作

嘉靖二十有七年大司馬苑洛公年七十矣生辰在秋八
月十有二日公之德澤在人心馨名在天下凡知其壽辰

者孰不有壽之之心而拘於分焉則雖有是心而未敢盡
魏國公某永康侯某相與從事南都者也於是協謀所以
壽公者而請於予曰自苑洛公來掌畱機也凡政之重且
大者皆惟公是決春正月表請引年其歸志確也深貽我
二人憂賴帝心簡在不許其請而推任益專俾我二人無
徵咎於上下深幸有所倚賴今當七十之辰思無足以爲
公壽者而重有於先生之文有望焉予乃屬言曰大臣之
壽國家之氣運攸關然必德以基之天以畀之二者備而
後享年可以有永公之壽其德以爲之基者夫人之所共
知固無俟於言也而天之所以畀之者豈偶然哉佑我皇
祖眷我皇上福我天下蒼生之至意存乎其間也是故金
陵我高皇帝創業之邦天下之根本攸係我文帝雖坐鎮
幽薊尤以之爲控制南紀之樞其爲地至重矣非有隆德

重望者而操持紀綱以鎮撫百姓其何能治則夫居守保
綏以揚宅中圖大之烈以培宗社靈長之運以備不虞不
軌之患實於公有望焉皇祖之所以賴公者何如也我皇
上雖垂拱燕京其心未嘗一日忘南都者而重寄其託於
公之身蓋以坐鎮留臺非公不可曰其在今日宣德意之
美嚴封守之防弛南顧之憂以保大定功藩屏王室則公
一人有大責矣皇上之所以賴公者何如也天下之治候
於南都之安南都之安候於公身之壽可一日無公哉是
故爲之繕乃城垣練乃甲兵振乃威武勤乃撫字齊其法
制而祛其不臧翦除其惡而綏輯其眾俾留都之民復國
初之舊而四方亦因之甯焉則天之所以賴公者又何如
也由是觀之天欲永我皇祖之烈不得不壽公以宏其化
天欲相我皇上之治不得不壽公以久其施天欲置我天

下蒼生於治且安不得不壽公以長其澤而大其所至始
而以公之身繫天下之重故爲天下而壽公之身終而以
天下之壽係於公之一身故必壽公而藉以壽天下國家
之大於此見天之所以畀之者誠不偶然也昔者成王命
相周公置諸左右而資輔理承化者甚切也及定鼎洛邑
乃出王朝而命之留後者無乃非專任也乎蓋鎬之與洛
厥重惟均其在鎬也成王得而治之而洛邑之重則非周
公莫可與寄故至今論成周享國之永而稱周公培養洛
邑之功不衰今日之金陵不異於周之洛邑也而其所以
推任乎公者亦不殊於成王付託周公之意則公之壽我
國家於億萬年也將不如周公之壽成周也哉周公之居
洛也繫易研精有以壽道學於不墜而公於勤政之暇稽
禮審樂索數衍圖凡卉賢之所未發後學之所共疑者悉

闡明之其所以壽道學之功又不在于周公之下矣至是則天之所以畀公者非止爲天下計抑將爲斯道計也二公知之乎於是魏國永康拜手稽首曰始而知苑洛公之壽有益於我二人而不知有益於天下之大繼而知苑洛公之壽有益於天下而不知斯道之命脈亦係之而今而後始知苑洛公之壽其所關者誠甚大也請書之以贈

補致應養虛書

癸丑春正月楊子以狂直斥姦受杖下獄自分必死時當事者有附勢樹威懷殘伐異巧於賊虐之意竝施整毒之心平昔把臂者亦落井下石倍加窘厄獻諂權門要功汗開蓋自杖死醒後臀肉盡脫股筋斷落膿血續湧不亡如縷又日夜籠榷身關三木痛不得撫痺不得搖晝不見日夜不見星藥餌斷絕飲食沮抑從古被逮之苦未有如此

之烈者若使命不在天則不獲永年久矣越三月提牢有洲峯邱公者獨秉公義改伯於小請室雖牽脫籠榷然卑溼狹隘汗穢幽暗圓扉少開則臭風滿室邪溷之氣填塞五內此固病之所由積也至甲寅夏四月時獄疫大作死屍枕藉日與病者爲伍遂染病幾不可藥救當事者之殘毒又如初入獄然吏卒輩皆以必死惜之至有相與泣下者迨五月卒代之者我養虛公也迺檢醫藥視飲食察形脈候寒熱臨榻撫摩有踰骨肉存問劬午情愛勤懇又脫之病室遷於外庫且維持保護周悉備至故楊子得有今日皆養虛賜之巨夫舍己拯人義莫重焉生死骨肉恩莫大焉締交於囚奴之中而援之切情莫篤焉士感知己懷此罔極情發於言莫知所措且夫人能不以生死利害動其心而後可以幹天下之事然必素有所養者始能不以

生死利害動其心夫人見義孰無欲爲之志但養之不豫而見道未明者未免膠於生死利害之私夫惟生死利害之私相持於中卒而好義之心不勝其趨利之心而其避害之計有甚於畏名之計則凡觸情任忒者何不用也養虛之憐我實義氣之由衷生死不能眩其志利害不能易其謀謂非養之素定而見道分明者能如是乎推此而於天下之事凡有益於國家有利於生民有裨於綱常有關於世道者又何所不可爲也則當今之人品端於養虛有望焉嗚呼人情每好其同己而惡其異己故欲知己之人品者當於好惡我者觀之然因己所好所惡之人亦可以自考其人品之何若楊子不以生死利害動其心爲天下除讒賊養虛不以生死利害動其心爲天下全善類其相好之情固可以自信而相同之心則貴相始終繼自今養

虛果終爲善人也則其好我者當以之爲幸不然可羞也已楊子果終爲善人也則養虛之好之者當以之爲喜不然可悔也已足是養虛必不貽楊子之羞然後爲施恩於有終楊子必不貽養虛之悔然後爲報世於無教一時意氣之相與實終身人品之攸關可不慎乎噫世之所以相知者原起於不以生死利害動其心則夫終之所以兩不相負者亦惟執此不變而已外具所爲文數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楊子不負此心也

補
致鄭澹泉書

舊辱愛侍教晚生楊繼盛頓首拜叩大台輔澹翁鄭夫子老先生大人門下盛以麤菲過辱教愛雖賤妻子亦感戴之不忘者非僞非僞壽承手諭所謂惟求此心他日相逢無相愧負之言卽此一語優寓無窮教誨尊執事之愛人

楊忠愍公集卷之二
補書

知服齋瑛

可謂惓惓無己矣盛雖麤鈍敢不極力操持以求無傷尊
執事之明邪盛在南都亦苦水土人情之異及今則與
之相安覺獲益無窮焉蓋盛性素麤直大節雖不敢踰而
節目委曲之間實欠檢點南都尚清議動以小節繩人一
言動之差卽眾尤畢至麤直之性行將莫可變移此其爲
益一也盛雖力學二十餘年祇爲舉業所枯學問之實用
處則全未究也南都則政務簡而爲學之時多一向從苑
翁講律呂易數等學似少知其大義加以六七年之功則
於學問或可少進矣此其爲益二也盛素汙和樂無人交
遊然性頗迂懶不好爲非禮之恭干請之事且家近京師
禮遇之或疎請託之不遂未免得罪於鄉黨親識南都則
去家甚遠無所撻繫淺薄之謗枉己之辱或可免之此其
爲益三也入官之初獲此三益足以爲終身受用何幸如

之何幸如之邇來居官立身罪咎苦不自知傻中望不吝
指教萬幸萬幸因使旋謹此少代候敬匆匆難盡統惟台
照萬萬外具拙作四首請教惟賜改教無任企仰之至十
月初三日盛生頓首謹具

補致鄭澹泉書

別後一路日會奏稟成日夜奔趨至京師十八日到任日
會次日賫本至端門聞拏內靈臺打一百知題目不合卽
趨出連日怏怏至十八日故又有此奏二王事本後原有
一段大意謂賊臣之得專權皆原於皇上父子之不相見
後俱削去止存此二句猶有此禍打後兩腿出血膿約四
五十碗內潰幾見骨今幸將平復逐日心亦坦然略無懼
燥意南都之事主張贊成專望老先生言不盡意統惟鑒
諒初會湖翁有欲老先生還朝之意並報二月十一日頓

首具

癸丑三月五日應天府當該林居龍從京回附此信至
得見椒山先生手書始知天相正人無恙喜甚喜甚海
上大笠生曉謹識

楊忠愍公集卷二終

順德龍鳳鏤校棊

楊忠愍公集卷二

詩

表節母貞女詩并序

節母楊侍御匪石夫人
祖母貞女其祖姑也

世之論者皆以天下國家之責屬諸君子之身婦人若
無所與焉者及觀斯傳然後知責之在君子者雖婦女
亦足以盡之故張母之不忍忘其夫而守節終身張女
之不忍棄其嫂而相從不嫁以至於死凡以各盡其心
焉巨然而邦之風化世之氣運時之禎祥恆必因之則
其所係也不亦大乎謂之無與於天下國家不可也夫
姑感嫂節而貞志以決嫂為姑貞而節之守也益固相
觀而善夫固如此苟事君者能如母之不忘其夫則天
下皆忠臣矣與人者能如姑之不棄其嫂則天下皆義
士矣忠臣義士遍於天下太和將在宇宙間矣則其所

係也不爲九大乎此又係於觀感者何如巨誠願與君子共勉焉噫世之號爲大丈夫者顧豈可自喪其志自虧其節反婦女之不若也乎哉謹成小律聊以表厥行而樹之風聲若夫書之以詔後世則有太史公在母爲姑存身未死姑因嫂節老空樓萱階花泣百年淚漆室人含萬古愁寂寂風侵機杼冷陰陰月暗鏡臺秋從來多少冠裳客曾似沂陽婦女不

送劉蘇涯鄉兄考績北上

春樹蒼蒼春浦晴紅亭黯黯送霓旌雷連鳥語憐人別荏苒楊花共酒傾桃塢雨餘香氣合錦江潮盡浪痕明煙浮曉巘噴岫碧霞逐征帆縹緲輕牛渚曲通瀛海澤緜峯迥倚秣陵城月高鷗在鏡中宿溪漲檣疑天際行牛野分星驚太史燕雲如幕覆神京楓宸報政恩波潤椿座稱觴彩袖輕知已漸隨流水遠離愁端與削山平論交每惜松顏落折柳應悲雁序更旅病偏因歸客劇夢思祇爲故鄉生送君惟有東風淚點點沾巾無限情

送萬楓潭少參山東

二月江南氣尚寒石頭城外水漫漫雲連峭壁千屏合日映離觴兩鑑看近渚晴花香細細傍人風柳絮團團聖朝此際求賢切補續還思舊諫官

挽任侍御乃尊二首 四川巴縣人

巴國指南思定祖九眞遺澤長孫畱琴臺蘚合乾坤老篆水煙橫天地秋寂寂寒雲覆隴樹淒淒疏雨暗江樓欲知身後流芳遠今日龍池有豸頭

生芻廬外悲風鳴一曲哀吟萬古情五友亭間山樹暗三槐堂寂月華明巴人淚落嘉陵水澄野歌連上蔡城海內

知公身不死南臺伯雨振家聲

楊子江望焦山

題金山寺壁原集未載今補刻

楊子有心涉揚子椒山無意合焦山地靈人傑天然巧彷彿神遊太古間

送史沱村考績三首

十月征車辭建業三山霜葉照離杯晴煙千里孤城暮寒雁三聲萬壑哀水國暮雲連渭樹郎官舟宿近中台阿戎詩禮趨庭後為道雷門指日開

一上離亭幾度愁十年塵夢歎沈浮悠悠月笛山城夕漠漠寒雲江樹秋作客南來俱萬里送君北去獨孤舟他鄉正有思歸興况復征旌出石頭

官閣不傳遷輔報紅亭厭詠送君詩昔乘驄老人猶識舊泣珠還今始知征雁迥隨雲樹沒德星暗逐使旌移彤庭

久惜南遷客共聽絲綸出鳳池

送大宗伯兩洲王公考績二首

代韓苑翁大司馬作

台斗光芒臨紫極東風行色動江干春歸吳苑晴花合天入燕雲曉旆寒禮樂百年開萬國星辰八座肅千官彤庭舊識尚書履天下蒼生屬謝安

風送老鸞啼禁樹春隨紅旆過江干文昌夜度三台近玉劍晴浮五月寒一代雲龍虛鼎席百年禮樂屬春官相逢若問留臺客為道歸思鬢已殘

壽太常汪春谷母七十

南極星臨衡岳動北堂萱映瀟湘明漢宮瑤軸封仙檢塗水梅花照楚城海日蟠桃開壽域天風青鳥下蓬瀛金陵江夏隔千里西望白雲無限情

登泰山極頂

志欲小天下特來登泰山仰觀絕頂上猶見白雲還
送狄道訓導李南峯掌教清水

七載青瑣多士服九重紫詔五雲開熙城桃李含春雨渭
水魚龍驚夜雷悵望德星辭壁野相思明月照秦臺絃歌
漫奏別離調衰柳西風無限哀

同門生五十人游卧龍山寺

出門已覺精神爽況復陽回宇宙清野樹含煙迷寺迥晴
山披雪倚雲明

風送榆錢入戶

三月不知春色暮重門深鎖貫城寒東風錯認王侯院悞
送飛錢落枕單

間築外城二首

萬里河山俱帝業如何謀計只神京備邊自是千年計塞

外誰人築五城

病急須從標上治如何緩處用工夫庸醫費盡篋中藥待
得良醫藥有無

和商中丞獄中生瓜二首

天意昭殊節犴庭產異瓜可憐成落寞徒自吐英華疏蔓
牽瑤草幽香雜瑞花蒼生懸望切何事思煙霞

久獄半爲家真同故里瓜行藏俱夢幻闕寂亦繁華天遺
東陵種雲封西域花機心久已息卽此是煙霞

和商中丞朱葵三首

寂寂朱葵著意栽相投情景自徘徊每因擎露含珠泣恐
誤傾陽帶曉開疏影風移搖夜月晴煙雲擁覆西臺幽香
暗度重華殿時有游蜂送雨來

得意葵花斬草栽暫時相對且徘徊百年殊色因誰瘦萬

古丹心向日開不共羣芳發上苑卻憐異種出燕臺老天
似惜傾誠苦欲借天桃雨露來

檢點紅芳荷雨裁平分清景共徘徊醉傾晴日翩翻舞笑
領天風次第開吟席珠璣超翰苑德星芒彩動天臺西山
不減東山興佳事還隨花事來

夏午睡胡敬所年兄因見教作此和謝 三首

逐日課程惟有睡百年勳業本無心聖君賜我安閒地好
做羲皇世上人

一息若存還報主萬年不死是吾心於今祇合昏昏睡笑
殺當時勳業人

疏懶百年還舊癖功名此日負初心本來面目頻頻照恐
落寰中第二人

賀獄吏孫東渠母壽 并序

予以狂瞽被責下獄幾死者屢賴東渠子左右保護於
其間其不屈權奸扶持善類迥出尋常萬萬矣乃堂家
書來又諭東渠加意於予中間辭語有名公大人所不
能道予感其子之德而嘉其母之賢也仲秋十二日適
其母初度因作拙律以贈之觀者尚其諒予之心乎

南極星輝萊彩動北堂萱映海天明百年花老秋風冷干
里雲孤暮樹平赤圃生煙迴紫氣青鸞傳詔下黃城題詩
增我班裳恨幾遍停思無限情

送宋司獄致仕 名秀山東甯海州人

共說山中好甲子百年林下見高人醒初幻枕俱爲夢歸
去此身方屬君昏夜法星辭帝座秋風行色動乾坤西臺
多少含冤者一聽離歌淚滿巾

獄中紅苔

寒柝淒淒哀怨絕陰雲黯黯鬱愁結西風滿地苔痕紅盡
是渭囚冤淚血

朝審途中口吟

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
憐長板見君王聖朝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癖
從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

讀易有感

眼底浮雲片片飛吉凶消長只幾希自從會得羲皇易始
覺弄時大半非

九日崑峯賜飲擬和劉靜修先生九日九飲歌韻體
九首

一飲初歌第一歌乾坤萬物萃中和醉鄉能發天然樂況
復幽人情興多

二飲停杯歌二歌西風短髮任婆娑四時佳興俱堪賞誰
道當秋百感多

三飲幽人發浩歌百年風月屬予多此身不是乾坤蒂畱
我蒼天欲若何

四飲須聽第四歌傷人休笑醉顏酡曾經雪浪翻天湧風
落杯中漫起波

五飲起來鼓缶歌萬年宇宙一紅螺閒中看破盈虛散聚
散浮沉總太和

六飲將酣豪興多仰天長嘯柰吾何片雲忽暗樓頭月只
欲凌虛一拂摩

七飲相關樂趣多風吹萬籟盡笙歌區區懷抱俱春意笑
爾高秋柰我何

八飲自驚飲量過疏狂成癖竟如何縱然痛飲珍珠酒卻

楊忠愍公集卷三
九
恐醉來語更多

九飲渾忘披翠蓑聖明恩厚復如何釀成四海合歡酒欲
共蒼生同醉歌

題殘菊

萬樹紅芳帶露殘獨憐黃菊對霜看東君不與花爲主一
任西風落砌寒

見山 四首 爲人題號

雲穿石榻丹書溼亭枕泉涯白晝閒樽酒相看渾不厭知
君原是見真山

萬里風煙何日盡百年宇宙幾人閒春來應有桃千樹休
認天台作故山

市朝自有武陵趣一息無心一息閒得意不須登華嶽樽
罍卷石亦青山

雲煙收盡酒卮閒風靜一簾明月閒不解紅塵尋遠壑漫
將詩思傷青山

小雪

破窗不柰西風冷況復蕭條一敝裘疏雪飄殘憂國淚寒
更敲碎貫城愁悲歌勞擾慙燕士坐臥渾忘是楚囚四海
尋家何處是此身死外更無求

賞功喜作

踏碎塞城誰問罪深居臺閣亦加封聖明恩濶同天地不
論無功與有功

雪晴

疏狂忘卻一身憂思入蒼生始解愁萬事無成憐我拙百
年有恨倩誰收每思北闕開宣室羞對西風泣楚囚且喜
陰雲薄欲散依稀遙見鳳凰樓

夜感月有懷

鎖合西臺煙霧浮孤燈相對夜悠悠寒欺草榻涼如洗風
捲星河動欲流報主獨憐成孟浪論交誰復憶同游相知
舊月情如許猶自偷穿八鳳樓

寒夜和敬所韻

乾坤一草閣宇宙半胸襟宿雨千年淚明霞萬古心疏燈
諳客夢佳興帶愁吟肌骨渾如鐵寒威任爾侵

觀新歷

鳳歷初看小雪時百年甲子只須臾回頭往事渾如夢識
破塵寰半局棋

大風中鳳洲年兄賜顧言及先寄詩扇未到

陰陰朔氣滿皇州烈烈悲風暗鳳樓吹合凍雲寒欲雪蹴
低霜幹鳥應愁百年執法歸廷尉四海何人憐楚囚聞說

右軍曾遠寄蒲葵珠玉莫空投

送張觀海分教偃城十韻 并跋

相知每恨未相識聞說遠遊情更親曉日初分溫室樹文
風先度偃城闌稀微殘月明霜劍密羃孤煙逐晚塵野鳥
迴隨征旆沒客袍猶帶曙光新東觀海氣冲晴漢南望嵩
雲接紫宸避俗祇應來吏隱此行原不爲家貧河陽桃李
蓓蕾合洛渚魚龍變化馴瓊榻謾勞悲冷局清朝亦自重
儒臣心旌搖落懸雙淚守拙支離愧一身君愛寒官儂愛
死古來天地幾癡人

夫人有終日相處志或落落難合終身不相識亦有意
氣相孚若素交然者蓋趨向之同與不同故巨觀海張
子子雖未知其爲何如人然自予下獄素相與者或遠
避以示其疏詆排以忌其狂閒有下石肆毒以取悅邀

功於權奸之門者觀海乃通問不絕奔走不逮主張於
公議羣聚談論之間雖時俗輩惕以重禍不恤也視素
交者爲何如哉今之任偃城訓導予感其相知之深而
悲其相違之遠也遂爲詩以贈之噫天不以科第與豪
傑俾得行其志乃濫及予等闕昔者流不使正人君子
相與以其濟王事固隔絕阻抑之俾離其羣而索其居
自可悲矣然相知以心而不以迹各盡其心以求自靖
雖終身不相見可也否則此言之贈祇貽泛交之譏今
日相知之義將不爲他日相見之羞乎言至於此又不
覺其發狂矣

劉司獄考滿索詩口占以贈之

報最歸來寵命新問君何以答楓宸閒中檢點案頭簿三
載平反多少人

至日早醒偶成

夢裏忽聞長樂鐘自驚誤卻上新封覺來月照西牕白寂
寂柝磬雜曉春

族兄東城親家鶴峯獄中賜顧同宿二夜感作

寒燈高照影參差樽酒長吟慰夢思十載交遊仍有主百
年骨肉更相知追談雲雨如持日品第親朋異昔時明月
不嫌草榻冷徘徊照我去遲遲

因冷感興

風滿孤城淚滿巾高寒偏傍薄衣人晴煙亦逐陰雲冷詩
思應隨白髮新歸去此身方屬我愁來何事最傷神邊陲
戎馬中原盜惆悵羞稱自靖臣

哀商中丞少峯和徐龍灣韻 四首

憂時分外閫何事因西臺君爲河山死誰悲梁木摧法星

仍近月此日獨憐才魂魄心猶壯奸諛骨已灰
夷夏欲交驩書生躡將壇可憐當日獄乃爾借星冠白晝
燕山暮紅雲渭水寒他年麟閣上遺像許誰看
燕囚羞對泣梁獄共蕭騷功業半塵土秋風一羽毛雲連
寇老竹星暗呂虔刀遙憶瀟湘水悠悠咽楚濠
吁嗟成永隔生死事相關氣節雲霄上勳名字宙閒孤魂
憂國淚萬古鎖愁顏敵運將衰絕燕然未許攀

微雪有感

都城夜半初飛雪臺省應多祥瑞詩眼底餓夫寒欲死來
年縱稔濟誰饑

五歲兒入視遣歸不去同宿數夜有感

自知好向孩提看天下無如父子親我有乾坤大父母孝
情不似爾情真

小兒索余畫騎馬官因索詩隨吟父子問答口號
我已因官累爾何又愛官街疇騎馬者轟烈萬人看

懷鶴峯東城因寄二首

屋梁落月應懷我春草池塘夏夢誰記得別時懸淚眼伴
爲笑語怕相思
久惜離羣恨見遲誰知相見倍相思從今憶弟休憐弟又
恐別時勝此時

聞有送贈與中官方士而起用者因遣祈雪祇風不
應二首

再入天台雲浦開金丹一粒脫凡胎逼人嵐氣浮眉宇聞
自神仙洞裏來
風捲寒雲落照斜郊原無日不飛沙可憐萬里瓊瑤雪化
作銀杯散宦家

元旦

老天留我報君身，惆悵蹉跎又一春。
幾度丹心連血嘔，數莖白髮帶愁新。
回思往事真堪笑，自幸更生似有神。
璞在不妨仍泣獻，踟躕無計達楓宸。

元旦獄中自製素紙燈籠獄卒以無文彩索詩賦此
二首

風蹴水晶碎，綵聯珠翠浮。
何如皎皎月，是我大燈毬。
有月何須燭，無雲不怕風。
借誰竿百尺，光照九天中。

和鳳洲王年兄詩韻

未酬拚死恨，虛負再生身。
和淚原非假，詒書太任真。
寒收燕谷夕，煙鎖漢宮春。
擾擾欲投石，君何相問頻。

立春和平山韻

殘雪禁春亦不遲，晴煙送煖入簾幃。
香飛別院梅初發，影

過新痕日漸移，風捲寒雲山曠畫。
晴歸庭樹鳥吟詩，年來疎懶澁佳句，欲報瓊瑤媿項斯。

送徐龍灣審錄江南

寥落雲司庭半虛，有功此去更何如。
西臺月下幽人榻，南國星隨使者車。
寒雁不堪雲暝夕，秋風況是葉飛初。
秣陵若遇相知問，爲道疏狂病未除。

送李東明審錄北直隸

悵望霓旌拂曙暉，嗟君此去故人稀。
南山判草更誰易，北極恩光伴爾歸。
晚樹喜承新雨露，春風醉舞舊斑衣。
漢廷此日須元禮，早促仙舟赴帝闈。

苦冷三首

凍日摧寒色，狂風送冷塵。
漫愁衣服薄，眼底是陽春。
彤雲迷白晝，涼落暗風塵。
宇宙誰知己，圓城別有春。

寂寂門常掩素衣無緇塵誰吹鄒子律寒谷欲回春

有感

短髮婆娑烏布巾分明天地一狂人憂時淚應笙歌落報
主心希宇宙新邊傲共傳知有我孤危不死豈無神寥寥
勳業將蓬鬢虛負當年獻納臣

和趙兵馬海壑韻

殘魂零落又經年盡日悽然掩淚眠啼鳥似憐人寂寂空
樓獨對月娟娟死生泡寄乾坤外勳業虛思泰嶽顛還草
萬言書欲上踟躕何處是堯天

題郭劍泉歲寒松柏卷 并跋

君去霜臺無御史君來秋省有刑官百年節操惟松柏休
負當時舊歲寒

松柏雖歲寒不彫然色視春夏則少異矣及至春夏欣

然蒼翠若與桃李爭芬芳者視歲寒時又異焉不知歲
寒之色爲本色邪春夏之色爲本色邪則松柏者固隨
時異矣然則吾人之操當出乎松柏之上可也劍泉山
立之操故常變合一松柏惡足以擬之邪

送張對溪之任廬州

我期玄素回天力何事赤符此日行幾度爲親焚諫草百
僚忌爾著時名鴛啼秦樹晴煙暮旌拂廬雲曙色明若遇
超然同志問爲言終不負平生

次梅軒韻

有以夾竹桃花餽予者
梅軒詩贈隨吟謝之

一點丹心一點忠竹桃難入萬花叢年來不見青松友獨
喜晴梅相映紅

陳平山鵲噪詩以此答之

惡事先傳應早避喜來不報亦何傷平生最愛鴉聲好野

鵲毋勞噪夕陽

又 屢示災變塞口不言少見祥瑞上表爭賀鵲之類也有愧老鴉多矣

好音惟恐隔深樹一聽惡聲共彈羅啼鳥亦知隨世變鴉鳴何少鵲何多

因寄作諭鴉鵲 二首

宇宙到頭俱夢幻生人何必歎雲泥疏狂見慣榮枯事鴉鵲從今俱漫啼

可厭老鴉常折翅依人喜鵲亦空啼長安公子多飛彈且向雲山深樹棲

苦陰雨

雲黯黯兮鬱愁結雷隱隱兮哀怨絕雨潛潛兮血淚下水泠泠兮悲聲咽鳥亂啼兮憐人苦花零落兮誰是主欲入深兮無永穴欲高飛兮無翰羽捫胸問心心轉迷仰面呼

天天不語混宇宙今不分藹煙霧兮氤氳西風起兮天霽掛遠樹兮夕曛聚還轍兮暮雲平晦復明兮日初晴何時回怒兮天王聖明

題梅軒號

江南有梅不見雪冀北雪多梅花稀惟有中州風土好梅花雪花相映暉孤根深托雲石裏天與清香豈偶爾不向春光藉豔陽甯隨上苑爭桃李老幹雪銷翻助清層冰萬丈影涵明幽姿皎皎塵埃絕琴瑟逼人冷氣生萬樹叢中呈淡粧百花頭上吐寒芳翛然遠嶠輕風起吹落乾坤草木香一枝潔素羞粉白娟娟月姬著新裳一枝黃萼梁園發攢金綴粟色微茫一枝朱英丹換骨錯認天桃帶淺霜一枝紫蕤蕾初破曉霞飛落緋衣傷一枝同心並頭開晴沙酣睡雙鴛鴦疏影籠月瘦骨插天勁梢穿石枯隙藏煙

鶯蝶不相識風雨更翩妍冰葩凍蒂應難落一任淒涼羌
管弄壽川古瘦清香原太始品題羣花更無比一段幽閒
惟自知豈容凡眼窺紅紫羨君孤榭迥絕俗梅花如人人
如玉得意移來軒後栽松竹交映愜衷曲樽酒相看花解
語似促早上金門去商家正須和羹材休爲花神滯野墅
花落結實調鼎春烹來端可薦楓宸惟願分種千萬山以
解蒼生萬斛之渴塵

臨刑詩

浩氣還大虛丹心照萬古生壽未了事畱與後人補

其二

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報恩畱作忠魂補

補東岡 代作

臨漳才子長安客厭見漳水東流不復回最愛城東峯

山岡起寂寂空谷絕塵埃翠藹林巒非一狀懸崖削壁列
屏障奔騰萬馬下天空俯懷萬寶息雲帳鬱蒼竹樹半晴
陰古洞薜蘿相背向危峯曉掛扶桑雲礪壑松風日夕間
冥冥雲封羣嶼暗細細泉流百道分晴月映蘚壁巖花醉
夕曛上有千歲不消之冰雪下有煙霞萬頃之氤氳君生
鍾此岡之秀下應嶽神上應元宿陟頂雄觀宇宙閒目隘
八極如區區君不見西周岡上鳳凰鳴至今千載流芳聲
又不見南陽岡上臥龍起興復漢社垂青史羨君青瑣舊
知名十年已償林泉盟如今邊寇正縱橫漢家能有幾千
城勸君早展籌邊略休殫區區山水情



楊忠愍集卷三終

順德龍鳳鑣校琴

48-12041

楊忠愍公集卷三

四



